

# 起诉状

**原告：**释妙竹（俗名：孙钺薇）；女；1976年04月05日出生；汉族；籍贯：浙江；文化程度：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杭州西湖区三墩派出所；住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景溪北苑3幢3302室；电话：13345712092

**被告：**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地址：电话；朱永娟；地址；电话

**诉讼请求：**1、追究第七人民医院的法律责任；2、赔偿孙钺薇精神与财产损失；3、撤销孙钺薇的精神残疾证；

**案由：**1，没病被精神病；2，违反法律被七院三次且长时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事实和理由：**本人原为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通信专业教师，之前在英国读了硕士，博士只读了一年没读完。因为本人是佛教徒，在英国留学归来后，曾在山西五台山一尼众寺院居士修行数月，本打算出家，但被父母带领亲戚赶到寺院抓回。并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参加了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的面试，被聘为通信专业的大学教师。在从事教师工作两年后，2014年7月到单位办理了辞职，准备去国外出家。但父母获悉后，立刻让亲戚把本人绑到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关了起来。进医院时并没有任何医生的检查及鉴定就被强制换上病号服并灌药关了起来。被关四个多月后，两次从医院逃出，并和父亲谈判，最后以答应不出家后，父母才为本人办了正常出院手续。

在此期间，母亲以精神病人辞职无效为由要求中国计量学院给本人复职，此后未经本人同意就一直收到学校发的长病假工资。我母亲得意地告诉本人，按中国法律，精神病人是不能出家的。但在2018年4月8日，本人终于在尼泊尔的一藏传佛教寺庙剃度出家，因外国人不能长居当地的寺庙，本人便回国住在自己2012年申请到，2017年6月造好交付的经济适用房里独自生活、修行，大约每周去趟嘉绿青苑的房子看一下我母亲。平时除了自己买菜做饭做家务、修行，还自学藏文，并做了一个佛教网站（[www.bambookarma.org](http://www.bambookarma.org)）。除此以外，和所在地的邻居都相处融洽。本人出了医院后，也都一直没吃药。

所以本人就想问，如果我这样的人是精神病的话，那这世界上还有谁是正常的呢？

**医生给出的鉴定报告：**

第一次2014年7月被关七院后，一个多礼拜后才见到了医生，后来发现诊断书是主治医生

根据我母亲的诉说写的，说症状是“胡语”和“疑人害”。“胡语”是我母亲说，我老是嘴巴不出声的在默念什么。本人是佛教徒，佛教徒平时当然要默念佛菩萨的心咒，所以全世界所有的佛教徒都是“精神分裂”的精神病患者。“疑人害”则是 2013 年夏天，本人说在尼泊尔遭到摩托车的不断跟踪骚扰。事实上，当时驻尼泊尔的中国大使馆也是因为这原因才让我父母到尼泊尔迫我回国的。摩托车的原因本人在自己的网站和一些博文里写了，主要和本人的师父，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大宝法王噶玛巴有关。

第二次 2014 年 11 月被关七院是在第一次从七院逃出后，在外流浪了一天，因为没身份证也没钱，很难生存，就回家找父亲要回自己的东西。父亲怕本人远走高飞，就答应给本人办了出院手续。但一个礼拜后，本人试图从母亲包里偷回自己的身份证，好出去找工作。结果被母亲叫了警察，又关进了七院。但第二天，本人又逃了出来，然后去找父亲谈判，最后以答应不出家，才为本人又办了正常出院手续。所以，如果本人没有设法从医院两次逃出的话，可能至今都还关在第七人民医院呢！第七人民医院的住院费虽然一个月要一万五以上，但本人“被复职”后，有医保，所以只需自费一两千元，而这笔钱，计量学院给的长病假工资刚好能付。所以，我母亲觉得反正不用她出钱，又能不怕我逃走，所以，她乐得把我关在医院。

之后，中国计量学院的领导不相信本人是精神病，要求七院鉴定。本人的心电图、脑电图一向是正常的。计算机检测的结果也是正常的。于是鉴定的医生就说，本人的症状是“脑沟宽，人很笨。如果不吃药的话，以后会变痴呆。”但本人后来也没吃药，所以现在应该已经痴呆了，只能学学藏文，做做网站了。

之后，母亲带本人去找别的医生鉴定。同德医院的副院长鉴定后一开始说，我怎么会是精神病呢！后来听我母亲说，我已经在七院被关了四个多月，就立刻改口说，那是有病。

之后，找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名医唐医生鉴定，他在跟我母亲私下谈后，说我就是有病，因为他说精神病学上有一条依据，认为“行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就是精神病”。我想出家，这就和大多数人想法不一样，所以就是有病，尤其父母还不同意。所以，以此说法，所有的出家人都是精神病！

自此以后，本人也就没再找医生鉴定了，因为就像“官官相护”一样，那些医生一是不可能为

你这么一个普通的患者去得罪排头那么大的七院。二是，精神病学鉴定精神病的理论和手段本来就存在很大问题。

第三次被关七院缘由：

第三次 2018 年 3 月底还是 4 月初被母亲关七院是因为我母亲终于抓到了逃跑在外两年多的我，怕我再逃走，因此让救助站将本人押送回杭，又关进了第七人民医院。直到本人的医保卡里的钱全部花完，且买本人的经济适用房的公积金的钱银行说必须要本人亲自去提，我母亲才放我出来。

### **残疾证**

我母亲就用本人的身份证，未经本人同意，就直接去不知哪个部门给本人办了张“残疾证”。之后这张证书一直在她处，只给本人看过一眼。但本人出门遇到刷身份证时，都会发现身份证信息里写着本人“精神残疾”的信息。有时候出国办签证，也会因此遭遇麻烦，更不用提找工作什么了。而我母亲就是要以我是精神病的名义牢牢地把本人控制在她手心里，不允许本人出国读博；不允许本人找高科技工作；偶尔本人出远门时，她还要用手机跟踪定位等方式来追踪等等。事实上，她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

### **我母亲是精神病人的证据**

2015 年，本人在美国期间，我母亲发邮件告知，她因为“焦虑症”自己跑到第七人民医院去配了药。后来几年，她说医生说她有老年痴呆症的风险，所以她就一直在吃老年痴呆症的药。去年年底，因为本人的网站涉及一些政治言论，所以警察上门来检查了一下本人的笔记本电脑，是到本人在“景溪北苑的住宅”。之后我母亲就时时疑神疑鬼地说警察偷偷进了她住的“嘉绿青苑”的住宅，在她的电脑键盘上装了“监控软件”，所以她就换掉了键盘。还说本人的景溪北苑的住房里的路由器上被来装宽带的电信工作人员偷装了监控。等等~，这些都有手机短信为证。更发来短信说，地板上老是有“泥脚印”，“划痕”，天天擦天天有等等。

事实上，她年轻时，就经常跟工作单位的人闹矛盾。在嘉善县二中当音乐老师时，说因为纠纷，被怀恨的学生丢石头砸了头部。后来，依靠我父亲的关系，调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材科工作时，因为跟一女同事闹矛盾，所以半夜经常对着那女同事住走廊对面的房子叫骂，说是那女同事天天偷拔她自行车的气门芯。而她年轻时，因为每次洗澡都要洗几个小时，不管在

澡堂还是家里，洗澡期间经常无缘无故地突然人事不省，有时嘴里吐出大团大团黑色的不知什么东西，叫了 120 救护车来，医生也查不出什么原因。前几年，她自己告诉本人，医生检查出她的脑部呈蜂窝状，会有中风危险。

但本人根本没法去管她，因为“被精神病”后，她成了本人的监护人，随时面临着被她关进精神病院，主要是第七人民医院的风险。而且她在银行里有个保险柜，她把她的重要资料，包括本人的残疾证，等等都锁在那里。以前跟她住一起时，还把家里的户口本，本人的护照和身份证等重要资料也都锁在她这个银行保险柜里，让本人东单不得。直到 2018 年 4 月 20 日，本人搬进了自己的房子，并且把户口迁出，并且没有特殊情况，也不允许她进本人的房子。这才获得了一些自主权。

### **我父亲临终发疯的证据**

2015 年，本人为了不再被父母再关进精神病院，逃出父母的掌控，在美国住了八个月。期间，我父亲在同德医院病逝。我母亲发来邮件说，父亲临终前发疯了好几次，说是半夜小便拉在裤子上，却死死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说嘉绿青苑楼上住的邻居要害他。等等。这些都有电子邮件为证。事实上，本人的父亲性格暴躁，年轻时常常殴打本人和母亲，年纪大后又长期失眠，天天吃安眠药。“失眠”在精神病学上被认定为精神病。临终前大家说他发疯，是因为他住在医院里，同房的病友都感受得到。而以前他住在家里，即便本人从小承受父母严重的心理疾病，也无法向人控诉。毕竟父亲在外是个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而谁又会来相信本人的只言片语呢？

所以，真正有病的其实是本人的父母，但现在却是“有病的说没病的有病”，“有病的把没病的关进了医院”。而第七人民医院则是，只要家属出的起高昂的住院费，能把人送进来，管你有病没病，通通都关着吃药。甚至后来，让本人吃什么药，医生都听我母亲的。而我母亲则是在网上查到什么药好，就直接让医生给我配什么药。而吃了这些药，打了这些针后，本人的例假也不来了。直到出院后，本人有了自主权，就拒绝再吃药，例假才又恢复正常。

### **这次起诉的原因**

2018 年底，因为本人在境内开办的私人网站，涉及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因而被封。本人便把网站迁到了国外。因此，警察便数次找我母亲了解情况。我母亲才从银行保险柜里拿

出了一份第七人民医院最后一次的诊断报告和本人从未见过的医疗卡给警察看。看后放在嘉绿青苑抽屉里，被本人无意发现，才拿到作为证据。

这份诊断报告中说，本人被关精神病院七次。事实上是六次。除以上三次被关七院外。另外三次是：

1，2015年，为了逃离父母，躲在美国期间，因为没钱，选择住街上当流浪汉。因为美国有各种各样的免费“庇护所”，尤其对妇女更是照顾，所以一度被警察误会成是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但两周后，被医院无条件放出。

2，2016年初，从美国飞到尼泊尔，想从尼泊尔偷渡去印度找本人的师父——大宝法王噶玛巴（因为上海印度领馆自2015年起莫名其妙不发本人签证，不知是本人的母亲打电话说本人是精神病，不要发给她签证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结果偷渡计划被中国驻尼泊尔领馆发觉后，临时把本人关进当地的一个小精神病院几天，并通知本人的母亲带亲戚来尼泊尔把本人押送回国。结果在回国转机时，被本人在成都逃走。

3，因为逃走时，身无分文和证件，只能一直靠捡垃圾流浪。后来在重庆流浪时，被当作盲流，关进了当地救助站专门关盲流的精神病院。因为只有家属才能领出，所以，只能让救助站通知我母亲来领。而我母亲怕本人再度逃脱，就让救助站协助，押送回杭州，直接关进七院，直到2017年8月被放出。